

第十一回 對面不相逢暗暗傳知消息 笑談來竊聽明明說出根由

詞曰：

好把佳人思憶，對面原來不識。相逢猶似不相逢，到底疑難釋。窗下笑聲喧，聽出真消息。失卻東床一女郎，快婿雙雙得。

右調《誤佳期》

話說聖上欽賜雲生進士，京師無人不哄然。卻原來自水生面聖之後，聖上把二人名字寫在御屏上，所以寵眷如此。章太僕回去說知此事，喜得湘夫如得寶珠。

到了殿試對策，雲生殿了第一名狀元及第，水生及殿了傳臚。天子對那滿朝公卿說道：“昔宋祁及第，太后並賜宋郊同作狀元。今水卿真是不世之才，而置之翰苑之外，朕心不喜，亦照有宋故事，與雲卿同作狀頭可也。”兩個遂插金花，飲御酒，遊街之日，敘年次，為先後，雲生年長一歲在前，水生在後，真正年相若，貌相似，好兩個風流狀元。單氣得白左都、晏吏部沒頭沒緒，兩個日夜設謀傾陷，不題。

且說兩個狀元入院後，終日逍遙快活，單少個瓊樓仙子作伴。雲狀元對水狀元道：“台兄與石霞文之妹有成約，今既麟閣身榮，已好向秦樓跨鳳矣！”水狀元道：“那假雲兄自一會之後，從不相見，他既不來，我亦不往，大抵不好見兄面耳。前日承章太僕復考之時秉公，不僅得全台兄功名，又能隱小弟代考之弊，全小弟功名。況甘露之詠，雖錯以就錯，而推愛於兄，使小弟面聖，以蒙天子眷注。今日兄失進士，而後獲欽命之榮，弟非狀元，而更有特降之典，此皆章太僕所致也。今兄因石氏之薄情，而竟無一束致謝太僕，豈非並薄情太僕乎？弟欲同兄一見太僕，以答其用情，何如？”雲狀元道：“此意弟非不知，此德弟非不感，但不欲復見薄情之面耳。今若往謝太僕，必見薄情之石氏矣，此所以中心怏怏，而不得不然也。”水狀元道：“據弟愚意，吾兄謬矣。石氏既薄情於兄，今拜謝太僕，諒彼亦無面見兄；總有面見兄，恐又無言對兄耳。既無面無言矣，即見亦可，不見亦可，兄何執意耳？”

雲狀元被強不過，只得寫了名帖，同水狀元來謝太僕。接見兩相慰謝，太僕道：“二位狀元名震九重，玉堂添彩，雙鳳齊飛，古今罕遇，老夫枯朽之年，叨陪曲水之榮，不勝企羨。”二狀元道：“晚生輩樗櫟之才，遇聖天子不次之寵，兼承老冏伯刻薦之恩，玉堂增愧，曲宴生慚，將來尚祈老冏伯指誨，庶不致南轅而北轍也。”說罷就起身告別。太僕一手拉住，道：“請少坐，老夫尚要請教。”二狀元道：“有何臺論，幸乞明示。”太僕道：“有一奇事相問，小婿湘夫與雲賢契同諱，而且譜系無殊，宗支不異，使老夫懷疑有日，故敢奉告，乞云賢契一悉其詳。”

雲生聞此言，心中觸然啞口無言。轉是水生代述道：“前日承老冏伯之教，細詢雲年兄，始知其先侍郎睹青公育麟者止一雲年兄也，而雲年兄之外無有矣。遭算而外方避禍者，雲年兄也，而雲年兄之外又無有矣。故前日託身於文總戎者，雲年兄也；而實未嘗託身於老冏伯，則雲年兄必不能有分身之術可知矣！承總戎以令媛許之者，雲年兄也；而實未嘗納璧於老冏伯者，則雲年兄，必不能有離魂之術可知也。是今日坦於老冏伯者或別有嗣系，若言雲睹青之嗣，必洛陽有兩睹青也。所云坦腹於老冏伯者或別有由，而文總戎所託，必吳門有兩總戎也。故總戎以令媛許雲年兄，而令坦以雲湘夫代雲鏗穎娶之矣。總戎以雲年兄託於老冏伯，而令坦以雲湘夫代雲鏗穎見託矣！此雲年兄所以默默不欲言者，而晚生代為細陳若此。”

太僕聽罷，大驚道：“如殿元所說，則小婿是假鏗穎，為湘夫無疑了，然則小婿亦必有系，何為曖昧如此？但殿元所云小婿娶文總戎之女，則萬無是理矣！老夫巡按江南時，小婿孤身而至，從無娶文小姐之事，即娶了文小姐，今已兩年，全不說起，可知是烏有子虛之事了。”水狀元道：“令坦雲兄亦曾與雲年兄有交，故此中真假，鏗穎兄知之，而令坦亦知之，老冏伯未必知也。至於娶文小姐之事，令坦自知之，鏗穎兄聞知之，老冏伯尤未知也。請老冏伯思之。”太僕哪裡曉得其中緣故，便道：“其中委曲，老夫其實不知。小婿現在，何不一會，以解其疑。”便叫人請姑爺出來。

那兩狀元講話時，兩個小姐俱於屏後聽見，比及太僕說請姑爺，早已有人回報道：“雲姑爺說前日曾與老爺有言，兩個姓雲的不免併做了一個，狀元爺認真姓雲，姑爺情願讓還雲姓，以成就狀元爺真正姓雲了罷。今日水爺在此，不便相見，亦無面可見；見時亦無言可談。另日當謝罪請教。”說罷，兩個狀元堅意告別。

章太僕沒奈何聽他去了，轉來盤問湘夫。湘夫道：“要問文小姐，不消問小婿，只消去問令媛，小姐倒認得的。”太僕忙來問小姐，小姐又道：“我只認得雲公子，哪裡認得文小姐？要問文小姐，仍去問那雲公子罷。”章太僕又來問湘夫，湘夫假作怒形道：“前日小婿來投時，只有小婿，何曾有文小姐同來？今日岳父只管盤問，難道叫小婿變做文小姐不成？若是小婿變了文小姐，令媛小姐少不得另要擇人了。罷罷，我明日少不得變了文小姐，則一來雲狀元有了夫人，岳父又添了兩個快婿，豈下兩全？若不如此，叫小婿哪裡去尋一個文小姐來抵償？”太僕被湘夫一頓發作，啞口無言，竟自出去了。

湘夫與小姐暗暗好笑，兩個又私下算計，乘太僕八朝議事，備起酒筵，將太僕名帖單請雲生。雲狀元不欲赴席，水狀元再四強他去，要問那石妹消息真假若何，雲狀元不得已只得到太僕家來。

到門時，只見湘夫假稱石霞文出來迎接道：“家岳特著小弟相迎。”雲狀元沒奈何，只得進去。哪裡見太僕？只見湘夫忙請罪道：“小弟屢屢得罪，其中具有委曲細呈。前因水兄在座，不便荊請，今備杯酒，一訴契闊衷腸，並道中心之事。”雲狀元只是不言。湘夫又道：“殿元不必因小弟莫須有之事，而見罪小弟，今請杯酒釋仇。”遂定了席，雲狀元只得坐下。

三杯酒後，湘夫道：“小弟當年不惜廉恥，慕兄高才，特地拜謁定盟，不料因家父管束，為禮所制，不獲時時請教。後又賤札達覽，以寄寸私。豈意文總戎遭敗，緹騎逮彼弱女，小弟聞知兄翁與小姐有訂，故敢擊之而逃。小姐因知章公有舊，同小弟投託章公。蒙章公不棄，留為幕中之客，後又把小姐認為義女，所以有翁婿之稱。然此皆文小姐之意，小弟並無意也。昨日小姐聞殿元責備，又欲效買臣故事，而小弟亦以開罪多端，願將小姐璧還殿元，則小姐無負於殿元，殿元亦無負於小姐。小弟不過是飛來之雲，井中沉石，無影無蹤而去矣。且殿元當日與小弟訂交有如兄弟，其情不讓於小姐，則小弟猶如文小姐也，而文小姐暫從小弟，似亦無妨；小姐當日與殿元締姻，有同契友，其誼亦不下於小弟也，而小弟暫娶小姐，似亦無害。今日殿元對小弟說，何事如對小姐談；他日殿元對小姐談，又何異對小弟談乎？幸祈殿元金諾。”

雲狀元聽他說完，早已氣得首顛體搖，怒容可掬，道：“小弟始與兄訂之時，以為有才人；及見寄書時，以為有情人。何至忘背盟言，竟娶文小姐，則是一個小人了。及娶了文小姐，又冒小弟姓字，投依章公，又是一個奸人了。今日又為勢利之談，輾轉反覆，竟將小弟作股上肉看，真正是一個不惜名節、簾蓀戚施的醜人了！”說罷，即便起身，道：“這樣小人、奸人、醜人，還要思量與正人君子相交，今日之酒不是請罪酒，倒是絕交酒了。”湘夫忙叫人留住，道：“且請不要氣，正是相交起頭，哪裡可以絕得？今日小弟與殿元所言，皆是文小姐之言，則殿元不惜小弟，當惜文小姐，文小姐叫小弟苦苦面求，而反遺怒殿元，則小弟可賴乎殿元，小姐亦何賴乎殿元？殿元他有何面以見小弟，即何面以見小姐哉？”雲狀元呵呵冷笑道：“兄既娶了文小姐，文小姐既嫁了兄，兄今日尚有面目見小弟，小弟何負於兄？亦何負於小姐？而反云無面見之也。”湘夫道：“小弟形非文小姐之形，而心實文小姐之心，言實文小姐之言。殿元尚迷不悟，可惜當面錯過。”狀元道：“小姐如此用心，便錯過也無悔。”湘夫道：“到得悔時，只怕晚矣！”

言未畢，屏後轉出一婢，狀元一看，恰是曾見過、文小姐身邊侍婢紅萼，低低說道：“小姐命小婢傳言如此：倩姑爺苦苦求殿元，只是小姐面求殿元也。而殿元見棄若此，少不得後日殿元轉求小姐耳。”狀元道：“我亦不願見小姐面矣，又何求於小姐？”紅萼道：“小姐又有言，倘殿元後日要求見小姐之面而不能，則奈何？”狀元道：“若下官要求見之日，情願跪門謝罪。”紅萼又道：“石小姐亦有言，若殿元見棄小姐，並水殿元這頭婚事亦不成了。乞殿元代為一言。”雲狀元道：“水殿元另是一姻耳，與下官何涉，而使之亦不成了？”湘夫道：“文小姐既無夫，則水殿元亦無婦矣。”說罷，屏風後鶯聲一轉，叫“紅萼進來”，紅萼既進去，雲狀元亦悻悻而回，不題。

再表章太僕自水狀元一番話後，實竟不知湘夫底裡，一腹狐疑無從探索。是日回來，已知設宴請雲狀元，忙問夫人有何話說，夫人道：“只聽說什麼文小姐，後來又將松風扮做侍婢，叫什麼紅萼，出去對答一番。我問孩兒何意，孩兒道都是公子之計，只管笑而不說。”太僕一發疑了，欲到湘蘭臥房來探湘夫端的。走過迴廊，轉出西閣，只聽得臥房窗外一片笑語之聲。悄悄走去，躲在窗下，只聽得湘蘭道：“姐姐這樣好計，賺得狀元的確認真，毫不知真假。”湘夫道：“他只知道石生是一個，文小姐又是一個。豈知當面與文若霞說話，偏要搶白，後日少不得跪門求見，也要受我的搶白哩！”湘蘭道：“倘或他到底認真，姐姐竟無著落了。”湘夫笑道：“妹妹倒有著落，愚姊實無著落耳！”

太僕聽得說姐姐妹妹，大驚道：“難道我婿是文小姐化身的？”停了一會，只聽得湘蘭說道：“姐姐久已不施膏沐，今夜把個俊俏郎君變個輕盈美女，待小妹認一認本來面目看。”湘夫大笑道：“只怕一露本來面目，岳父大人將來沒處去尋那雲湘夫，怎麼好？雖然雲湘夫沒處尋，水伊人倒有處尋的。”說說笑笑，一霎時果然梳起烏雲，勻成粉臉，對鏡一照，不覺自己倒好笑起來。湘蘭大笑道：“可惜狀元不在，若在這就跪到明日，想也是肯的了。如今我和你真正方是姊妹，不是夫妻。”引得白蘋、紅萼都笑起來。正是：

方著衣冠為白面，忽塗脂粉作紅顏。

當年借問誰相似，大小喬家撮合山。

紅萼此時也是女妝，白蘋道：“好笑，好笑，倏忽之間姑爺變作小姐，松風變為侍婢，老爺可惜不在，老爺若在，不要驚壞，定要笑壞了。”

太僕此時已聽得分明，忙推門進去，大笑道：“老爺在此多時了。”湘夫、松風一時已變不及了，笑倒道：“岳父大人，容恕小婿無禮。”太僕也笑倒道：“我的賢婿哪裡去了？”湘夫道：“小婿前日曾許岳父大人變個文小姐報還，今可謂不食言矣。”一霎時，合室哄然。

夫人聞知，也來笑個不了。方知雲湘夫竟是文小姐了。太僕方正色問道：“小姐巧心俏膽，當日何不明言，遂置人於十里霧中，竟當面不見，奇奇幻幻，全無一點破綻，真正神如九曲之珠，智若弄龍之巧，請將從來之事細細一談。”湘夫道：“賤妾之計，萬不獲已。因當日家父罹不測之禍，朝廷有夷族之詔，故敢於萬死一生中，冒恥不顧，借衣冠以飾面，假幕府以潛身。至於大人謬賞微才，遂以赤繩見繫於此，一時只恐露人眼目，累及大人，所以巧作此舉，自全餘生。今得雲郎登榜，自可明目張膽。縱聖天子無赦罪之條，或可因雲郎而推恩及於賤妾，少寬一死，庶不至貽累大人，故可露出行藏。然於雲狀元前，尚請大人秘而不泄，俟彼功名顯著，然後可以明言，而奸人之豐無自入矣。”章太僕大喜道：“不意小姐閨閣中人，反勝鬚眉十倍，可敬！可羨！怪道語言吞吐，自始至以及今日，未嘗說煞一語，何其心靈若是耶！老夫與雲狀元俱被瞞過，使非今晚竊聽，不知何日撥雲霧而睹青天也。但方才聞小姐所云水伊人之說，又不知什麼巧計，並道其概。”小姐道：“賤妾以駕海瞞天之說，耽誤令媛，自不得不與令媛作一雲翹夫人，使藍橋有攜漿之士也。故曾面向水生，代作冰人一語，而大姨夫、小姨夫俱已同作狀元矣。”太僕大讚道：“若稱文君千古之情，而私奔未免遺醜當壚；紅拂一雙慧眼，而西明夜晤先已失身越府。至如小姐，才並文君，而正則過之，若張姬而才又遠勝。至於入幕中，而才智奪文人之席；射雀屏而齊眉。姊妹之稱。彤管班頭，蛾眉失色。老夫輩已久為小姐包容矣！”小姐道：“事出創聞，何當掛頰？”太僕道：“失一快婿，得一閨英；得一閨英，獲兩快婿，老夫何幸，消受此人間大福也！”自此拜太僕為義父不題。

再說雲狀元憤憤歸院，伊人專等他歸，一問石妹消息。豈知雲狀元怒氣未平，將石霞文設席相誘，反被微言冷語，以至送還文小姐等話說過一遍，後將文小姐不歸小弟，則石妹亦不歸兄之說說知。水狀元一番欲娶心腸早已冷若冰，涼若雪了，大笑道：“前兄有言，不應與無義漢作郎舅親，這句話若合符節了。兄之美失而幾得，竟有不得之慷慨；弟之美得而至失，意有不欲失之流連，只覺功名之運大通，婚姻之事太塞耳！所恨者，石霞文何物妖魔而變幻若此，真正可遺以巾幗之服也！可惜章太僕一個端人，何不招了你我二人為婿，而早自失於檢點，遂使既污，而不可復白也。”說罷，惟一笑而已。正是：

今朝無不怨霞文，異日方知感倍殷。

雙膝黃金早已失，請君長跪謝紅裙。

此後有分教：疙瘩紅絲，妄求系足；蹺蹊繡幕，強欲束鹿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